

醒世恒言



第二十七卷

李玉英獄中訟冤

人間夫婦願白首，男長女大無疾疚。男娶妻兮女嫁夫，頻見森孫會行走。若還此願遂心懷，百年瞑目黃泉臺。莫教中道有差跌，前妻晚婦情離乖。晚婦狠毒勝蛇蝎，枕邊譖語無休歇。自己生兒似寶珍，他人子女遭磨滅。飯不飯兮茶不茶，蓬頭垢面徒傷嗟。君不見大舜歷山終夜泣，閔騫十月衣蘆花！

這篇言語，大抵說人家繼母心腸狠毒，將親生子女勝過一顆九曲明珠，乃希世之寶，何等珍重。這也是人之常情，不足為怪。單可恨的，偏生要把前妻男女，百般凌虐，糞土不如。若年紀在十五六歲，還不十分受苦。縱然磨滅，漸漸長大，日子有數。惟有十歲內外的小兒女，最為可憐。然雖如此，其間原有三等。那三等？第一等，乃富貴之家，生時自有乳母養娘伏侍，到五六歲便送入學中讀書。況且親族蕃盛，手下婢僕，耳目衆多，尚怕被人談論，還要存個體面。不致有飢寒打罵之苦。或者自生得有子女，就要獨吞家財，也只在枕上挑撥唆弄。正是：

焚廬損階事可傷，申生遭謗伯奇殃。

後妻煽處從來有，幾個男兒肯直腸。

第二等，乃中戶人家，雖則體面還有，料道幼時，未必有乳母養娘伏侍，諸色盡要在繼母手內出放。那飢寒打罵就不能勾免了。若父親是個硬掙的，定然衛護兒女，與老婆反目廝鬧，不許他凌虐。也有懼怕丈夫利害，背着眼方敢施行。倘遇了那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也不怕羞，也不怕死，越殺越上的潑悍婆娘，動輒便拖刀弄劍，不是刎頸上吊，定是奔井投河，慣把死來嚇老公，常有弄假成真，連家業都完在他身上。俗語道得好，逆子頑妻，無藥可治。遇着這般潑婦，難道終日廝鬧不成？少不得鬧過幾次，奈何他不下，到只得詐瞎裝聾，含糊忍痛。也有將來過繼與人，也有送去為僧學道，或托在父兄外家寄養。這還是有些血氣的所為。又有等逆種，橫肚腹，爛心肝，忍心害理，無情義的漢子。前妻在生時，何等恩愛，把兒女也何等憐惜。到得死後，娶了晚妻，或奉承他妝奩富厚，或貪戀顏色美麗，或中年娶了少婦，因這幾般上，弄得神魂顛倒，意亂心迷，將前妻昔日恩義，撇向東洋大海。兒女也漸漸做了眼中之釘，肉內之刺。到得打罵，莫說護衛勸解，反要加上一頓，取他的歡心。常有後生兒女都已婚嫁，前妻之子，尚無妻室。公論上說不

去時，胡亂娶個與他。後母還千方百計，做下魘魅，要他夫妻不睦。若是魘魅不靈，便打兒子，罵媳婦，攛掇老公告忤逆，趕逐出去。那男女之間，女兒更覺苦楚。孩子家打過了，或向學中攻書，或與鄰家孩子們頑耍，還可以消遣。做了女兒時，終日不離房戶，與那夜叉婆擠做一塊，不住脚把他使喚，還要限每日做若干女工。做得少，打罵自不必說。及至趲足了，却又嫌好道歉，也原脫白不過。生下兒女，恰像寫着包攬文書的，日夜替他懷抱。倘若啼哭，便道是不情願，使性兒難為他孩子。偶或有些病症，又道是故意驚嚇出來的。就是身上有個蚊蟲疤兒，一定也說是故意放來釘的。更有一節苦處，任你滴水成冰的天氣，少不得向水孔中洗浣污穢衣服，還要憎嫌洗得不潔淨，加一場咒罵。熬到十五六歲，漸漸成人。那時打罵，就把污話來骯髒了。不罵要趁漢，定說想老公。可憐女子家無處伸訴，只好向背後吞聲飲泣！倘或聽見，又道裝這許多妖勢。多少女子當不起恁般羞辱，自去尋了一條死路。有詩為證：

不正夫綱但怕婆，怕婆無奈後妻何！

任他打罵親生女，暗地心疼不敢訶。

第三等，乃朝趁暮食，肩擔之家。此等人家兒女，縱是生母在時，只好苟免飢寒，料道沒甚豐衣足食。巴到十來歲，也就要指望教去學做生意，趁三文五文幫貼柴火。若又遇着個凶惡繼母，豈不是苦上加苦。口中吃的，定然有一頓沒一頓，擔飢忍餓。就要口熱湯，也須請問個主意，不敢擅專。身上穿的，不是前拖一塊，定是後破一片。受凍捱寒，也不敢在他面前說個冷字。那幾根頭髮，整年也難得與梳子相會。胡亂挽個角兒，還不是搨得披頭蓋臉。兩隻脚久常赤着，從不曾見鞋襪面。若得了雙草鞋，就勝如穿着粉底皂靴。專任的是劈柴燒火，擔水提漿。稍不如意，軟的是拳頭脚尖，硬的是木柴棍棒。那咒罵乃口頭言語，只當與他消閑。到得將就挑得擔子，便限着每日要賺若干錢鈔。若還缺了一文，少不得敲個半死。倘肯攬掇老公，賣與人家為奴，這就算他一點陰鷲。所以小戶人家兒女，經着後母，十個到有九個磨折死了。有詩為證：

小家兒女受難辛，後母加添妄怒嗔。

打罵飢寒渾不免，人前一樣喚娘親。

說話的為何只管絮絮叨叨，道後母的許多短處？只因在下今日

要說一個繼母謀害前妻兒女，後來天理昭彰，反受了國法，與天下的後母做個榜樣，故先略道其概。這段話文，若說出來時：

直教鐵漢也心酸，總是石人亦汨灑！

你道這段話文，出在那裏？就在本朝正德年間，北京順天府旗手衛，有個蔭籍百戶李雄。他雖是武弁出身，却從幼聰明好學，深知典籍。及至年長，身材魁偉，膂力過人，使得好刀，射得好箭，是一個文武兼備的將官。因隨太監張永征陝西安化王有功，升錦衣衛千戶。娶得個夫人何氏。夫妻十分恩愛。生下三女一男：兒子名曰承祖，長女名玉英，次女名桃英，三女名月英。元來是先花後果的。倒是玉英居長，次即承祖。不想何氏自產月英之後，便染了個虛怯症候。不上半年，嗚呼哀哉。可憐：

留得舊時殘錦綉，每因腸斷動悲傷。

那時玉英剛剛六歲，承祖五歲，桃英三歲，月英止有五六個月。雖有養娘奶子伏侍，到底像小雞失了鷄母，七慌八亂，啼啼哭哭。李雄見兒女這般苦楚，心下煩惱。只得終日住在家中窩伴。他本是個官身，顧着家裏，便擔閣了公事。到得幹辦了公事，却又沒工夫照管兒女。真個

公私不能兩盡。捱了幾個月日，思想終不是長法，要娶個繼室。遂央媒尋親。那媒婆是走千家踏萬戶的，得了這句言語，到處一兜，那些人家聞得李雄年紀止有三十來歲，又是錦衣衛千戶，一進門就稱奶奶，誰個不肯。三日之間，就請了若干庚帖送來，任憑李雄選擇。俗語有云：姻緣本是前生定，不許今人作主張。李雄千擇萬選，却揀了個姓焦的人家女兒，年方一十六歲，父母雙亡，哥嫂作主。那哥哥叫做焦榕，專在各衙門打幹，是一個油裏滑的光棍。李雄一時沒眼色，成了這頭親事。少不得行禮納聘。不則一日，娶得回家，花燭成親。那焦氏生得六七分顏色，女工針指，却也百伶百俐；只是心腸有些狠毒。見了四個小兒女，便生嫉妒之念。又見丈夫十分愛惜，又不時叮囑好生撫育。越發不懷好意。他想到：『若沒有這一窩子賊男女，那官職產業好歹是我生子女來承受。如今遺下許多短命賊種，縱掙得潑天家計，少不得被他們先拔頭籌。設使久後，也只有今日這些家業，派到我的子女，所存幾何，可不白白與他辛苦一世？須是哄熱了丈夫，然後用言語唆冷他父子，磨滅死兩三個，止存個把，就易處了。』你道天下有恁樣好笑的事！自己方纔十五六歲，還未知命短命長，生育不生育中，就算

到幾十年後之事，起這等殘忍念頭，要害前妻兒女，可勝嘆哉！有詩為證：

娶妻原為生兒女，見成兒女反為仇。

不是婦人心最毒，還因男子沒長籌。

自此之後，焦氏將着丈夫百般殷勤趨奉。況兼正在妙齡，打扮得如花朵相似。枕席之間，曲意取媚。果然哄得李雄千歡萬喜，百順百依。只有一件不肯聽。你道是那一件？但說到兒女面上，便道：『可憐他没娘之子，年幼嬌痴。倘有不到之處，須將好言訓誨，莫要深責。』焦氏攏咬了幾次，見不肯聽，忍耐不住。一日趁老公不在家，尋起李承祖事過，揪來打罵。不道那孩子頭皮寡薄，他的手兒又老辣。一頓亂打，那頭上却如醉到饅頭，登時腫起幾個大疙瘩。可憐打得那孩子無個地孔可鑽，號淘痛哭。養娘奶子解勸不住。那玉英年紀雖小，生性聰慧；看見兄弟無故遭此毒打，已明白晚母不是個善良之輩；心中苦楚，泪珠亂落。在旁看不過，向前道聲：『母親，兄弟年幼無知，望乞饒恕則個！』焦氏喝道：『小賤人！誰要你多言？難道我打不得麼？你的打也只在頭上滴溜溜轉了，却與別人討饒？』玉英聞得這語，愈加哀

楚。正打之間，李雄已回。那孩子抱住父親，放聲號慟。李雄見打得這般光景，暴躁如雷，翻天作地，鬧將起來。那婆娘索性抓破臉皮，反要死要活，分毫不讓。早有人報知焦榕，特來勸慰。李雄告訴道：『娶令妹來，專為要照管這幾個兒女，豈是没人打罵，娶來凌賤不成！況又幾番囑付，可憐無母嬌幼。你即是親母一般，凡事將就些。反故意打得如此模樣！』焦榕假意埋怨了妹子幾句，陪個不是，道：『舍妹一來年紀小，不知世故；二來也因從幼養嬌了性子，在家任意慣了。妹丈不消氣得！』又道：『省得在此不喜歡，待我接回去住幾日，勸喻他下次不可如此。』道罷，作別而去。少頃，雇乘轎子，差個女使接焦氏到家。那婆娘一進門，就埋怨焦榕道：『哥哥，奴總有甚不好處，也該看爹娘分上訪個好對頭匹配纔是，怎麼胡亂骯髒送在這樣人家，誤我的終身？』焦榕笑道：『論起嫁這錦衣衛千戶，也不算骯髒了。但是你自己沒有見識，怎麼抱怨別人？』焦氏道：『那見得我没有見識？』焦榕道：『妹夫既將兒女愛惜，就順着他性兒，一般着些痛熱。』焦氏嚷道：『又不是親生的，教我着疼熱，還要算計哩！』焦榕笑道：『正因這上，說你没見識。自古道：「將欲取之，必固與之。」你心下越不喜歡

這男女，越該加意愛護。」焦氏道：「我恨不得頃刻除了這幾個冤孽，方纔乾淨，為何反要將他愛護？」焦榕道：「大抵小兒女，料沒甚大過失。況婢僕都是他舊人，與你恩義尚疏。稍加責罰，此輩就到家主面前輕事重報，說你怎地凌虐。妹夫必然着意防範，何繇除得？他存了這片疑心，就是生病死了，還要疑你有甚緣故，可不是無絲有綫！你若將就容得，落得做好人。撫養大了，不怕不孝順你。」焦氏把頭三四搖道：「這是斷然不成！」焦榕道：「畢竟容不得，須依我說話。今後將他如親生看待，婢僕們施些小惠，結為心腹，暗地察訪。內中倘有無心向你，并口嘴不好的，便趕逐出去。如此過了一年兩載，妹夫信得你真的，婢僕又皆是心腹，你也必然生下子女，分了其愛。那時覷個機會，先除却這孩子，料不疑慮到你。那幾個丫頭，等待年長，叮囑童僕們一齊駕起風波，只說有私情勾當。妹夫是有官職的，怕人耻笑，自然逼其自盡。是恁樣陰唆陽勸做去，豈不省了目下受氣？又見得你是好人。」焦氏聽了這片言語，不勝喜歡道：「哥哥言之有理！是我錯埋怨你了。今番回去，依此而行。倘到緊要處，再來與哥哥商量。」

不題焦榕兄妹計議。且說李雄因老婆凌賤兒女，反添上一頂愁帽

兒，想道：『指望娶他來看顧兒女，却到增了一個魔頭！後邊日子正長，教這小男女怎生得過？』左思右算，想出一個道理。你道是什麼道理？元來收拾起一間書室，請下一個老儒，把玉英、承祖送入書堂讀書。每日茶飯俱着人送進去吃。直至晚方纔放學。教他遠了晚娘，躲這打罵。那桃英、月英自有奶子照管，料然無妨。常言：夫妻是打罵不開的。過了數日，只得差人去接焦氏。焦榕備些禮物，送將回來。焦氏知得請下先生，也解了其意，更不道破。這番歸來，果然比先大不相同，一味將笑撮在臉上，調引這幾個小男女，親親熱熱，勝如親生。莫說打罵，便是氣兒也不再呵一口。待婢僕們也十分寬恕，不常賞賜小東西。但凡下人，肚腸極是窄狹，得了須微之利，便極口稱功誦德，歡聲溢耳。李雄初時甚覺奇异，只道懼怕他鬧吵，當面假意殷勤，背後未必如此。幾遍暗地打聽，冷眼偷瞧，更不見有甚別樣做作。過了年餘，愈加珍愛。李雄萬分喜悅，想道：『不知大舅怎生樣勸喻，便能改過從善。如此可見好人原容易做的，只在一轉念耳。』從此放下這片肚腸。夫妻恩愛愈篤。那焦氏巴不能生下個兒子。誰知做親二年，尚沒身孕。心中着急，往各處寺觀庵堂，燒香許願。那菩薩果是有些靈驗。燒了香，許

過願，真個就身懷六甲。到得十月滿足，生下一個兒子，乳名亞奴。你道為何叫這般名字？元來民間有個俗套，恐怕小兒養不大，常把賤物為名，取其易長的意思。因此每每有牛兒狗兒之名。那焦氏也恐難養，又不好叫恁般名色，故只喚做亞奴，以為比奴僕尚次一等，即如牛兒狗兒之意。李雄只道焦氏真心愛惜兒女，今番生下亞奴，亦十分珍重。三朝滿月，遍請親友吃慶喜筵宴，不在話下。常言說得好：只愁不養，不愁不長。眨眼間，不覺亞奴忽又已周歲。那時玉英已是十齡，長得婉麗飄逸，如畫圖中人物。且又賦性敏慧，讀書過目成誦，善能吟詩作賦。其他描花刺綉，不教自會。兄弟李承祖，雖然也是個聰明孩子，到底趕不上姐姐，會咏綠萼梅，詩曰：

并是調羹種，偏栽碧玉枝。

不誇紅有艷，兼笑白無奇。

蕊綻萬忘象，宛香作沐建。

隴頭羌笛奏，芳草碧雲山。

因有了這般才藻，李雄倍加喜歡。連桃英、月英也送入書堂讀書。又嘗對焦氏說道：『玉英女兒，有如此美才，後日不捨得嫁他出去。訪

一個有才學的秀士入贅家來，待他夫婦唱和，可不好麼？」焦氏口雖贊美，心下越增妒忌。正要設計下手。不想其年乃正德十四年，陝西楊九兒據皋蘭山起事。累敗官軍，地方告急。朝廷遣都指揮趙忠充總兵官，統領兵馬前去征討。趙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，特薦為前部先鋒。你想軍情之事，火一般緊急，可能勾少緩？半月之間，擇日出師。李雄收拾行裝器械，帶領家丁起程。臨行時又叮囑焦氏，好生看管兒女。焦氏答道：『這事不消分付！但願你陣面上神靈護祐，馬到成功，博個封妻蔭子。』夫妻父子正在分別，外邊報：『趙爺特令教場相會。』李雄灑泪出門。急急上馬，直至教場中演武廳上與諸將參謁已畢，朝廷又差兵部官犒勞，三軍齊向北闕謝恩，口稱萬歲三聲。趙爺傳令李雄帶領前部軍馬先行。李雄領了將令，放起三個轟天大炮，衆軍一聲吶喊，遍地鑼鳴，離了教場，望陝西而進。軍容整肅，器仗鮮明，一路上逢山開徑，遇水疊橋，不則一日，已至陝西地面，安營下寨，等大軍到來，一齊進發。與楊軍連戰數陣，互相勝負。到七月十四，楊軍挑戰。趙爺令李雄出陣。那李雄統領部下精兵，奮勇殺入。楊軍抵擋不住，大敗而走。李雄乘勝追逐數里。不想楊軍伏兵四起，團團圍住，左衝右突，不能得

脫。外面救兵又被截斷。李雄部下雖然精勇，終是衆寡不敵。鏖戰到晚，全軍盡沒。可憐李雄蓋世英雄，到此一場春夢！正是：

正氣千尋橫宇宙，孤魂萬里占清寒。

趙忠出征之事，按下不題。却說焦氏方要下手，恰好遇着丈夫出征，可不天湊其便。李雄去了數日，一乘轎子，抬到焦榕家裏，與他商議。焦榕道：『據我主意，再緩幾時。』焦氏道：『却是為何？』焦榕道：『妹夫不在家，死了定生疑惑。如今還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。妹夫回家知道，越信你是個好人。那時出個不意，弄個手脚，必無疑慮。可不妙哉！』焦氏依了焦榕說話，真個把玉英姊妹看承比前又勝幾分。終日盼望李雄得勝回朝。誰知已到八月初旬，陝西報到京中，說七月十四日與賊交鋒，前部千戶李雄恃勇深入，先勝後敗，全軍盡沒。焦榕是專在各衙門當幹的，猛然却得這個消息，吃了一驚，如飛報與妹子。焦氏聞說丈夫戰死，放聲號哭。那玉英姊妹尤為可憐，一個個哭得死而復蘇。焦氏與焦榕商議，就把先生打發出門，合家挂孝，招魂設祭，擺設靈座。親友盡來吊唁。那時焦氏將臉皮翻轉，動輒便是打罵。又過了月餘，焦氏向焦榕道：『如今丈夫已死，更無別慮。動了手罷。』焦榕

道：『到有個妙策在此，不消得下手。只教他死在他鄉外郡，又怨你不着。』焦氏忙問有何妙策。焦榕道：『妹夫陣亡，不知尸首下落。再捱兩月，等到嚴寒天氣，差一個心腹家人，同承祖到陝西尋覓妹夫骸骨。他是個孩子家，那曾經途路風霜之苦。水土不服，自然中道病死。設或熬得到彼處，叮囑家人撇了他，暗地自回。那時身畔沒了盤纏，進退無門，不是凍死，定然餓死。這幾個丫頭，饒他性命，賣與人為妾作婢，還值好些銀子。豈非一舉兩得！』焦氏連稱有理。耐至臘月初旬，焦氏喚過李承祖說道：『你父親半世辛勤，不幸喪于沙場，無葬身之地。雖在九泉，安能瞑目！昨日聞得舅舅說，近日趙總兵連勝數陣，敵兵退去千里之外，道路已是寧靜。我欲親往陝西尋覓你父親骸骨歸葬，少盡夫妻之情。又恐我是個少年寡婦，出頭露面，必被外人談耻。故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服事你去走遭。倘能尋得回來，也見你為子的一點孝心。行囊都已準備下了，明早便好登程。』承祖聞言，雙眼流淚道：『母親言之有理！孩兒明早便行。』玉英料道不是好意，大吃一驚，乃道：『告母親：爹爹暴弃沙場，理合兄弟前去尋覓。但他年紀幼小，路途跋涉，未曾經慣。萬一有些山高水低，可不枉送一死？何不再差一人，與』

苗全同去，總是一般的。』焦氏大怒道：『你這逆種！當初你父在日，將你姐妹如珍寶一般愛惜。如今死了，便忘恩背義，連骸骨也不要了！你讀了許多書，難道不曉得昔日木蘭代父征西，緹縈上書代刑？這兩個一般也是幼年女子，有此孝順之心。你不能够學他恁般志氣，也去尋覓父親骸骨，反阻當兄弟莫去！況且承祖還是個男子漢，一路又有人服事，須不比木蘭女上陣征戰，出生入死。哪見得有什麼山高水低，枉送性命！要你這般樣不孝女何用！』一頓亂嚷，把玉英羞得滿面通紅，哭告道：『孩兒豈不念爹爹生身大恩，尋訪骸尸歸葬？止因兄弟們年紀尚幼，恐受不得辛苦。孩兒情願代兄弟一行。』焦氏道：『你便想要到外邊去游山玩景快活，只怕我心裏還不肯哩。』當晚玉英姊妹擠在一處言別，嗚嗚的哭了半夜。李承祖道：『姐姐，爹爹骸骨暴弃在外，就死也說不得。待我去尋覓回來，也教母親放心。不必你憂慮。』到了次早，焦氏催促起程。姊妹們灑淚而別。焦氏又道：『你若尋不着父親骸骨，也不必來見我。』李承祖哭道：『孩兒如不得爹爹骨殖，料然也無顏再見母親。』苗全扶他上生口了，經出京師。你道那苗全是誰？乃是焦氏贈嫁的家人中第一個心腹，已暗領主母之命，自在

不言之表。主僕二人離了京師，望陝西進發。此時正是隆冬天氣，朔風如箭，地上積雪有三四尺高。往來生口，恰如在綿花堆裏行走。那李承祖不上十歲孩子，況且從幼嬌養的，何曾受這般苦楚！在生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顫，常常望着雪窩裏顫將下來。在路曉行夜宿，約走了十數日。李承祖漸漸飲食減少，生起病來。對苗全道：『我身子覺得不好，且將息兩日再行。』苗全道：『小官人，奶奶付的盤纏有限，忙忙趲到那邊，只怕轉去還用度不來。路上若再阻閣兩日，越發弄不來了。且勉強捱到省下，那時將養幾日罷。』李承祖又問：『到省下還有幾多路？』苗全笑道：『早哩！極快還要二十個日子。』李承祖無可奈何，只得熬着病體，含泪而行。有詩為證：

可憐童稚離家鄉，匹馬迢迢去路長！

遙望沙場何處是？亂雲衰草帶斜陽。

又行了兩日。李承祖看看病體轉重，生口甚難坐。苗全又不肯暫停，也不雇脚力，故意扶着步行。明明要送他上路的意思。又捱了半日，來到一個地方名喚保安村。李承祖道：『苗全，我半步移不動了，快些尋個宿店歇罷。』苗全聞言，暗想道：『看他這個模樣，料然活不